

# 试论文学欣赏的心理因素

杨隆诗

文学欣赏是人们精神生活的重要内容。从心理学的角度看，文学欣赏则是一种具有审美感受的心理活动；欣赏的过程，也就是欣赏者对文学作品的感知、理解、想象和情感体验的积极运转和相互交织的过程。笔者认为，人们在进行文学欣赏时所产生的一系列复杂的心理活动中，以想象和情感表现得最为突出。本文试图就此略作分析。

首先，想象是文学欣赏中的重要心理因素。

文学是一种语言的艺术，它不象视觉艺术（如绘画、雕塑）或听觉艺术（音乐）那样，直接诉诸于人们的视觉或听觉器官。“语言艺术与诉诸视觉或听觉的艺术不同，它以直接唤起表象和想象的方式作用于欣赏者的再创造”（王朝闻主编《美学概论》第270页）。人们欣赏文学作品，通过感官所直接感知的不是形象实体本身，而是语言文字，这就要求欣赏者必须具有一种特殊的心理能力——想象力。欣赏者在阅读文学作品时必须借助于想象，才能在头脑中呈现出作品通过语言文字所描绘的主人公的形象（甚至心理活动）和生活境界，才能在头脑中形成一个个“未曾相见”的“陌生人”和“陌生地”的鲜明形象，从而更好地理解作品的思想内容。可见，文学欣赏和想象是紧密联系的。人们在欣赏中，通过对作品的语言文字的感知，依靠想象才能把握艺术形象，具体地认识形象所反映的社会生活面貌和本质，从而感到欢欣愉悦，受到美感教育。

心理学告诉我们：“想象是人脑对已有表象进行加工改造而形成新形象的心理过程”。这里所说的表象，就是在人们头脑中产生的过去感知过而当时不在眼前的事物的形象。它是客观现实在人脑中的形象的反映，但它不是对客观事物的直接感知，而是过去感知过的对象在大脑皮层上留下的痕迹再次变活的结果。文学欣赏之所以必须借助于想象才能把握艺术形象，就因为想象必须以记忆表象为基础。记忆表象是想象不可缺少的基本材料，想象只有从记忆中的表象库藏中提取材料才能进行有效的活动。文学欣赏中的想象，就是欣赏者在感知作品语言、文字的基础上，唤起自己记忆中的表象，经过加工改造（分析、综合、概括）从而在头脑中形成作家们所塑造的人物形象和生活画面。高尔基说：“想象在本质上也是关于世界的思维，但它主要是用形象来思维，是‘艺术的’思维”。这就是说，想象是一种用形象（即表象）来进行的思维，它是一种特殊的思维形式。所以，如果人们没有表象和想象等心理活动，则任何文学欣赏都是不可能的。

心理学认为，想象可分为无意想象和有意想象两大类。有意想象又根据其新颖性和独创性上的差异，分为再造想象和创造想象两种。文学欣赏中的想象，主要是凭借再造想象来实现的（当然也须借助于创造想象）。所谓再造想象，就是根据词（语言、文字）的描述或图样的示意（图表、图解、符号

等)在头脑中形成新形象的过程。在文学欣赏中,欣赏者通过作品的语言、文字的描述,借助于再造想象,就能“瞻言而见貌”,读若闻其声,思若见其形,在头脑中“再造”出一个个鲜明生动的形象。心理学还告诉我们:语言作为第二信号系统,它是客观现实对象的抽象和概括。但它具有刺激物的特性,即任何一个词都和一切具体刺激物一样是一种物质的现实刺激物,可以通过视觉的、听觉的、动觉的刺激作用于大脑皮层,引起相应的神经活动。因此,人们靠语言的帮助,既可以在头脑中引起相应的表象,也可以把表象分解为各个部分和把几个表象或各个部分联系组合起来,构成一个整体。所以尽管我们从未见过的物或甚至现实中不存在的事物,也可以在头脑中想象出来。比如,你从未到过西湖,也不知西湖的景色是什么样子,但当你读到苏轼写的“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饮湖上初晴雨后》)的诗句时,你就会根据诗中语言的描绘,展开想象:西湖象一个绝代佳人般的妩媚,无论是水光潋滟的晴天,还是山色空蒙的雨天,无论是浓妆或是淡抹,它都美丽极了。这样,你在头脑中就形成了一幅西湖风光的画面,并从中领略到西湖山水之秀丽,景色之迷人,仿佛亲临其境,正爽心悦目地观看一般。

文学欣赏不是对作品的被动的、消极的感知,而是一种主动积极的艺术“再造”活动。因而在欣赏中,不仅要求欣赏者通过语言的描述形成新的形象,更重要的是要借助于自己已有的生活经验、感受和认识,把那些在作品中没有直接显示出来,仅只含蓄地包含的形象展现出来,才能更好地理解作品的思想意义,从而得到审美的愉悦。这就需要创造想象来补足。例如我们在欣赏曹操的《观沧海》中的“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的诗句时,在文字的

直接描写中,我们可以看到:灿烂的太阳,皓洁的月亮,东升西沉,出没于沧海;银河万里,群星灿烂,都好象出没于沧海之中。不仅如此,在“星汉灿烂”之后,我们又想象到,在万籁俱寂的夜晚,清风拂面,沁入肺腑。通过这种对景色的想象,还可进一步想象出一个在历史上“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具有永不衰竭的进取精神的心灵美的英雄形象。优秀的文学作品常常运用含蓄的手法,即讲求意境的含蓄,所谓“言有尽而意无穷”,就是作者留有充分的余地以调动欣赏者的想象,使他们能够进行由此及彼、举一反三的联想和补充,使文学作品的形象丰富和充实起来。欣赏者如果缺乏丰富的想象力,那么再美的文学作品对他也没有多大的意义,“孤帆远影碧空尽,惟见长江天际流”,“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唐诗中这些脍炙人口,富于表现力的诗句所勾画的种种意境,在感受、想象能力很差的读者眼里,也可能是平淡无奇的。因此,在文学欣赏中,如果不依靠想象,不经过自己的积极的形象思维,就不可能对作品的意境有深切的感受,就不能发现和了解作品中的那些弦外之音,韵外之致。

然而,文学欣赏中的想象又是有条件的。心理学认为,进行再造想象,必须具备下列主客观条件:在客观方面,要求语言的表述必须清楚正确;在主观方面,要求储备丰富的表象,对语言表述要有充分的理解。这就告诉我们:在文学欣赏中,欣赏者在记忆中所保持的表象越丰富,就越能借助于自己已有的生活经验使想象驰骋纵横,积极主动地“再造”出作品人物的形象,从而更好地理解作品的思想内容。此外,欣赏者还必须对作品的文学语言有充分的理解。因为文学欣赏,首先必须从感知、理解它的语言文字着手。如读屈原的《离骚》:“高余冠之岌岌兮,长余佩之陆离。芳与泽其杂糅兮,

唯昭质其犹未亏。忽反顾以游目兮，将往观乎四荒。佩缤纷其繁饰兮，芳菲菲其弥章。民生各有所乐兮，余独好修以为常。虽解体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如果对这段文字不理解，我们就无法对这千古绝唱的诗句进行欣赏，更体会不到屈原坚贞不屈的高贵精神。反之，如果对诗句的语言有充分的理解，那么我们就展开想象的翅膀，跨越时间和空间的界限，仿佛看到在汨罗江畔，一位伟大的忧国忧民的爱国诗人在徘徊着、寻找着献身祖国的道路，他修身自好，为实现自己的远大理想，“虽解体吾犹未变”。通过想象，不仅在头脑中形成了一个品格高尚、有顽强斗争精神、有修能贤德的伟大诗人的艺术形象，而且为诗人热爱祖国、忠贞不贰的高尚情操所感染，从中受到思想教育和审美教育。因此，在文学欣赏中，欣赏者要达到想象所要求的条件，一方面应深入社会生活，仔细观察生活，获得丰富的感性材料，有意识有目的地在记忆中储备丰富的表象；另一方面还必须突破语言这个物质外壳的障碍，尽可能地多学习和掌握民族语言的优秀词汇，为想象插上强劲的翅膀。

其次，情感亦是文学欣赏中的重要心理因素。

文学是主情的。它的特点之一，就是具有强烈的情感因素。托尔斯泰说：“人们用语言互相传达自己的思想，而人们用艺术互相传达自己的感情。”“艺术活动是以下面这一事实为基础的：一个用听觉或视觉接受他人所表达感情的人，能够体验到那个表达自己的感情的人所体验过的同样的感情。”（《论艺术》）这就是说，文学必须描写情感，既包括被描写的人物的情感，也包括作者本人的情感。文学作品只有富于真情实感，才能激起读者内心世界的强烈反响——产生和作者心灵之弦的共鸣，从而发挥其认识、教育和审美作用。因此，对于欣赏者来说，在阅读文学作品时，就必须和作者的情感相

通，才能体验到作品中所蕴含的思想情感。欣赏者如果没有相应的情感体验，就很难进入作品所反映的生活境界，深入地感受作者所再现的生活。因为文学欣赏与一般的阅读科学论文不同，阅读科学论文是被它的理论的论证和论据的确凿性所折服；而阅读文学作品则是被作品鲜明、生动的艺术形象所吸引、所感染。这就是说，文学欣赏不仅使读者在理性上有所领悟，而且要引起情感上的反应，这是文学欣赏中的一个重要特点。因而人们在文学欣赏中，总是伴随着情感这一重要的心理活动的。我们看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为什么要为主人公的命运担心？为什么要为安娜和渥伦斯基的爱情叹息？又为什么要对卡列宁的虚伪和自私表示厌恶？看《天云山传奇》，为什么要为罗群和冯晴岚的高尚情操表示赞叹、流泪？又为什么要对吴遥表示极大的愤怒和鄙弃？为什么语言艺术大师们能够用文字来使读者进入神往的奇异世界呢？这就在于情感，在于“情”字移入了读者的心扉，敲开了读者情感的大门，使读者爱作者所爱，恨作者所恨。

心理学认为，“情感是人对客观事物的态度的体验”，亦即“人对客观事物是否符合自己的需要而产生的一种内心感受”，通俗地说，它就是人们对所见所闻和所做过的事物所抱的一种态度，一种对事物的好恶倾向。人们在认识客观事物的时候，并不是无动于衷的，总要对它抱有这样或那样的态度，从而在主观上体验到满意或不满意、愉快或不愉快、积极或消极，象这样一种由客观事物直接引起的好恶倾向，就是情感。情感是在认识过程中产生的，但它又和认识过程不同，认识过程是人对客观事物本身的反映；而情感则是人们对客观事物与人的需要之间的关系的反映。亦即是说，情感反映的是客体与主体之间的关系，客体与主体处于不同的关系之中，就会产生不同的情感反

映。心理学还认为：情感具有“感染性”的特征。所谓“感染性”就是以情动情，最明显地表现为共鸣，而且可以超越时空的界限。

以上论述启发我们：文学欣赏中的情感活动不是无缘无故产生的，而是欣赏者对文学作品所产生的一种好恶倾向。因为文学欣赏实际就是一种认识过程，人们在文学作品感知、理解这样一个认识过程中，总是不可避免地要伴随着情感体验，要对作品产生一定的好恶倾向。我们阅读文学作品，之所以会随同主人公的际遇而高兴、辛酸、抑郁、感慨、赞叹，之所以要为那些“陌生人”去哭、去笑，表现出我们的同情或憎恶，这正是“情感是人对客观事物的态度的体验”，是“情感的感染性”的心理学原理在文学欣赏中的具体体现。因此，情感亦如想象一样是文学欣赏不可须臾离开的，情感是欣赏者必须具备的一种重要的心理特点。很难想象一个麻木不仁，一个没有情感或审美情趣低下的人能够去感知、理解和欣赏一幅王羲之的《兰亭序》，或者“乔厂长”式的“中国脊梁”的真正意义。正如鲁迅所说：“看了阿Q，如果没笑，即是没有看懂。如果只是笑，那也没有看懂。”这意思就是说，在笑阿Q的滑稽行为时，更重要的是对他的愚昧和无知表示深切的同情，从而进一步认识造成阿Q这样一种性格特征的社会根源。可见，欣赏者的情感，不但影响到对作品的认识，受到审美的艺术享受，而且还要影响到对作品所反映的社会实践的认识，受到思想教育。

在心理学的研究中，将情感分为低级情感和高级情感两大类。高级情感就是人们通常所指的“情操”。它主要包括道德情感、理智情感和美的情感三种，这几种高级情感在文学上统称为形象思维中的审美感。心理学中所指的道德感就是指一个人对待别人和自己的言行是否符合社会的要求而产生的一种情感。它具有道德规范的意义，即根据社会

的道德行为标准来判断什么是应该的、什么是不应该的，从而表现出相应的情感。理智感是指人们认识和追求真理的需要是否得到满足而产生的一种情感。它与人的好奇心、求知欲、热爱真理等社会需要相联系。它是一种与追求知识、追求真理相联系的情感。美感是指人们根据美的需要对自然、社会生活及其在艺术中的反映进行评价时所产生的情感体验。

以上三种高级情感，是文学欣赏中的重要心理因素，它们在欣赏中发挥着特殊的作用。文学欣赏是人们对作品中人物形象的一种感受，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所以人们的道德感、理智感、美感必然要在欣赏中表现出来。在对具体的人物形象进行欣赏时，必然要作出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什么是对的，什么是不对的，什么是美的，什么是丑的等情感上的评价。因此，人们在欣赏中褒贬什么，爱什么，恨什么，批判什么，颂扬什么，全都是人们的高级情感的表现。这就是说，在文学欣赏中，道德感、理智感和美感始终制约着我们对人物的命运和遭遇作出应有的评价。人们在欣赏巴金的《家》时，对封建没落制度的无比痛恨，对死于封建礼教的鸣凤、瑞珏、梅的深刻同情，对叛逆者觉慧的赞颂，对高老太爷、冯乐山等人的腐朽残酷表示出的愤慨，无不是人们高级情感的体现。又如在欣赏《人到中年》时，一方面为主人公陆文婷在生活的道路上艰难跋涉而鼻酸，另一方面（更主要的）却为她在默默无闻中所体现出来的中国知识分子深沉地爱祖国、爱人民，从不考虑和计较个人恩怨得失，谦虚、朴实、诚恳、善良、正直、富于同情心和人道主义的高尚情操所感动。它净化了我们的思想感情，使我们懂得：什么样的生活才是美好的。可见，道德感、理智感、美感在文学欣赏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它们是紧密联系、交织在一起的。人们在欣赏文学作品时，正因为具有自

己的道德欣赏观、审美需要和理智思维的标准，才能对我们所欣赏中的许多包含有人生本质意义的真善美和假恶丑表示出热爱和愤怒。正因为具有道德感、理智感、美感才能使欣赏者在文学欣赏中所产生的激情变为心境和热情，而在人们的头脑中长期保存下来，从而使人们受到启发、感奋和欢欣愉悦，受到美感教育。

心理学告诉我们：情感与需要密切联系。客观事物与人的需要处于不同的关系之中，就会产生不同的情感。文学欣赏中的情感，反映了文学形象与欣赏者的需要之间的关系。人们常说：喜、怒、哀、乐，七情六欲，人皆有之，“口之于味，有同嗜焉”，这是情感的普遍性。春花秋月，人人喜爱，但这种爱却又因主体对它的需要不同而有着不同的美的感受。皓月当空，有人对月举杯怡然自得，而有人却对月感伤。这是由于客体对主体的需要不同而产生的不同的情感体验。可见人的情感，不可避免地要带上时代的、社会的、阶级的、民族的——个人的色彩，这是情感的特殊性的表现。因而由于文学作品与欣赏者的需要不同，就表现出情感的差异。同一部《红楼梦》，“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官闱秘事……”，而我们呢，又看见了阶级斗争，看见了封建制度不可挽回的没落与它的必然灭亡。可见，人们在欣赏文学作品时，或是喜、或是怒、或是爱、或是恨，总是和自己的欣赏需要紧密联系的。这就是说，文学欣赏中的情感，要受欣赏者的主观条件——如感受能力、生活经验、审美情趣、审美理想、世界观、以及时代和阶级所给予它的局限性所制约。

心理学中关于情感的两极性的原理，在文学欣赏中的作用也是很突出的。在文学欣赏中，当作品的人物形象满足了读者的欣赏需要时，就会产生肯定的情感，反之，则会产生否定的情感。有时会因为人物形象的丑恶

而受到鼓舞，产生积极的情感；有时又会因人物形象的颓废而产生消极的情感。有时随着情节的开展，情感变得愉快、轻松；有时又会担心主人公的命运而变得紧张、压抑。人们在欣赏中所产生的这些不同形式的相互对立的情感体验，心理学称为情感的两极性。情感的两极性是相反相成的。没有满意，就无所谓不满意；没有爱，就无所谓恨；没有紧张，就无所谓轻松。所以同时居于两极性的对立的情感，总是互相联系的。体现在文学作品中，便构成了情感的对比，情感的交织。比如，我们欣赏《红岩》，江姐在亿万人民庆祝解放之时惨遭杀害，使人倍感哀惋。这就增强了我们对敌人的无比仇恨（否定的情感），同对又对江姐为民族的解放和共产主义事业献身的高尚情操表示无比的钦佩（肯定的情感）。两种对立的情感又是可以互相转化的。如我们读《犯人李铜钟的故事》，李铜钟舍身为民、赴汤蹈火的悲剧结局猛烈地震撼着我们的心，迎面扑来的悲壮美激发了我们与邪恶势力作斗争的激情。在这里，现实丑变为艺术美，本来是消极的情感体验却转化为积极的振奋之情。

总之，情感在文学欣赏中的作用是很明显的。一方面，它总是伴随着欣赏活动促进人的欣赏，提高欣赏认识；另一方面，欣赏活动又激发人的情感、丰富人的情感、陶冶人们的精神境界，使人们对丑的憎、对恶的恨、对美的爱、对善的和光明的追求。高尚的情感能激励人去完成崇高的事业。列宁说过：“没有人的情感，就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人对真理的追求。”文学欣赏活动就是人们对于知识和真理的追求，对于美好心灵的培养和高尚情操的陶冶。因此，培养人们的高尚情操——主要是培养道德感、理智感和美感，丰富人们的情感生活，增强人们对客观事物和现象的美与丑、善与恶的是非判断的能力，并激励人们为崇高的事业而献身，是文学欣赏的重要作用。